



却掃編卷上

司馬遷

漢書

卷之五

漢初國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罷太尉不置久之置
大司馬而以爲大將軍之冠成帝復罷丞相御史
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司馬以
備三公而咸加大稱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改大
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並去大字自後歷代曰
之政和中始盡遵周官置少司少傅少保爲三孤
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以太尉爲武官禮秩同
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不以授文臣而必以

冠樞使爲異耳

唐開元中始聚書集賢院置學士直學士直院總之
又置大學士以寵宰相自是不廢其後又置文
館亦以宰相爲大學士本朝避宣祖諱易爲昭
文然必次相遷首相始得之其後惟王章惠隨龐
莊敏籍韓獻肅絳皆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
獻肅制詞有曰度越往制何愛隆名之私者蓋是
也

文臣簽書樞密院始於石元懿初稱樞密直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竟以本院學士而簽書院事而已至
張公齊賢王公沔皆直以諫議大夫爲之不復帶
學士自是不復除至熙寧八年曾公孝寬始復自
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樞密都承旨拜樞密直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而不遷官不賜綬文帶未幾
以憂去位至服闋乃以端明殿學士判司農寺元
祐三年趙公瞻自中散大夫戶部侍郎六年王公
巖叟自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七年
劉公奉世自左朝請大夫寶文閣待至權戶部尚

書皆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遷官趙公
明羊乃遷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劉二公至罷
皆除端明殿學士是四公於從班中資品尚淺而
躡遷執政故有是命蓋不盡以執政之禮畀之而
必帶樞密直學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紹聖以
還又復除淵聖受禪之初丞樞密宮僚耿南仲爲執
政而西府適無闕員故復自徽猷閣直學士太子
詹士拜簽書未幾復欲命一執政使虜而在位者
皆不可遣遽以兵部尚書路公允迪爲簽書而行
先是樞密直學士已廢不置改爲述古殿直學士
故二公皆超拜資政殿學士雖簽書帶職猶用故
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簽書者必帶
端明資政之職至六曹尚書翰林學士皆執政之
亞徑遷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爲簽書而帶學士
職疑非是

武臣簽書樞密院始於楊守一端拱元年自內客省
使宣徽北院使爲之二羊張遜自監鐵使亦以宣
徽北院使爲之景德三年韓崇訓自樞密都承旨

東上閣門使以檢校太保爲之天禧三年曹武穆
公瑋自華州觀察使鄜延副總管以宣徽北院使
爲之明道二年王武恭公德用自步軍副指揮使
福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治平三年郭宣徽
達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
建炎三年王淵自嚮德軍節度使御營都統制直
以節度使爲之

童貫之始入樞府也官已爲儀同三司而但以爲權
簽書樞密院河西比面房公事頃之乃進稱權領
蓋以爲所掌止邊防一事且姑使爲之而已又數
月乃正稱領樞密院事自是不復改其後蔡攸以
少師居樞府亦稱領鄭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樞府
亦稱領宣猷間凡官品已高而下行執事者皆稱
領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學士領殿中省高俅以開
府儀同三司領殿前司王革以保和殿大學士領
開封尹之類是也靖康間何丞相桌以資政殿學
士李丞相綱以資政殿大學士皆領開封府職執
事而別置尹初貫之不稱知而稱領者非遵之者

蓋猶難使之正居執政之位故劔此名然鄧樞密
洵武以少保知院而實居其下慶曆間名許公以
首相兼判樞密院事論者以爲判名太重未幾改
兼樞密使元豐官制廢樞密使不置則知院爲長
今領居知上則判院之任也按漢制有領尚書有
平尚書領尚書則將軍大司馬特進爲之平尚書
則光祿大夫諫大夫之徒皆得爲之則領之爲重
也久矣

宇文樞密虛中自資政殿大學士以本職簽書樞密
院事自陳職名太高於是除去大稱而直以學士
爲之

國朝中書宰相叅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叅
三相則兩叅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
也王文正王文穆兩叅也景祐間呂文靖王文正
曾兩相也宋宣獻綬蔡文忠齊盛文肅度三叅也
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沆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
堯臣程康穆戡兩叅也熙寧中曾魯公陳秀公
之兩相也王荆公韓康公唐質肅三叅也

父子秉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化基參知政事

子安簡舉參知政事呂文靖宰相子惠穆公弼樞密使正獻公善宰相

石元懿樞密使子文定中立參知政事陳給事恕參知政事子恭

公宰相韓忠獻億參知政事子獻肅絳宰相持國門下侍郎莊敏

相樞密范文正參知政事子忠宣宰相彛叟尚書右丞曹武惠彬樞密使

子武穆瑋樞密副使蔡丞相確子懋尚書右丞蔡太師宰相子

攸領樞密院事韓忠獻宰相子儀公宰相曾宣靖宰相子令綽

簽書樞密院王侍郎博文樞密同知院子忠簡樞密副使呂文靖

之老也以司徒兼修國史兼譯經潤使每有軍國

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正獻之老也

復以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曾令綽之為簽書宣靖

猶康宣遂就養東府士林尤以二家為盛事

兄弟秉政國初至政和凡七家陳文忠堯叟樞密使弟文

惠堯佐宰相三韓己見二呂己見二范己見吳正肅育參知政事弟

正憲堯宰相蔡太師弟元度卞知樞密院鄧觀文洵仁尚書右丞

弟少保洵武知樞密院

祖孫秉政國初至紹興凡四家梁丞相適孫才父子美

中書侍郎呂正獻孫舜徒好問尚書右丞富文忠孫季申直柔同知

樞密韓儀公孫似夫

蕭曹簽書樞密

妹姪秉政國初至大觀凡三家呂文穆蒙正姪文靖

已胡文恭宿姪宗愈尚書右丞林文節希同姪樞密中

郎侍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也紹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

為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為上清寶籙宮使

忽有此授方引故事懇避會北鄙之警有紹復由

明年京師解嚴復召為中書侍郎遂拜相時前告

猶寄北京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先

公復力辭曰臣今叅備宰輔於此告受與不受未

有損益然所以終不敢當者蓋以除授之日猶未

經歷其於彝制終有所妨重失此名於天下也倘

聽臣言使中外聞之知朝廷於祖宗法度無有大

小率循惟謹領不美乎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

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為盛事張說大

稱之獲免有媿前終蓋謂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宮使本朝祥符間亦以首相領玉

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祥源觀使以次第領之執

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復置使宰相使相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判官惟盛章嘗以開封尹領之未嘗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勾通判兼同管勾雖前二府領州亦如之蓋欲重其事也

輔臣既罷領宮觀使其後惟以使相節度宣徽使爲之無所職掌奉朝請而已熙寧間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金陵張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領西太乙宮使居睢陽之類皆優

禮也元祐間梁左丞燾罷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特劾同醴泉觀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無以學士領宮觀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直爲宮觀使而同使之名不復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除僕射雖樞密使必嘗歷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親祠禮畢輔臣咸進官特丁晉公以吏部尚書叅政事當遷乃以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

神宗即位覃恩時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龍圖學士吏部尚書留守北京當遷乃以爲太子少保而兩學士如故官制行僕射爲特進崇寧間許冲元太尉始以中書侍郎爲之其後踵之者鄭太宰鄧少保皆以知樞密院爲之薛肇明以門下侍郎爲之靖康初復祖宗法度時薛獨存曰改校金紫光祿大夫

王銍言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還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洵懼時張

永德爲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案故獨得至訃內於是羣臣曰永德言曰天下未定

本空虛四方諸疾 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

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願憚朝夕之勞而遲回於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承間爲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問曰誰使汝爲此言永德對群臣之意皆願如此世宗諛眎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爲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吾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於乎天命方有所屬非

人謀之所能間也

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 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
故於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誠者獨首
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堂芻列齋舍凡百餘
區既成邀楚丘臧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歷五
代入 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及是
方之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先
生乃制為學規凡課誡講肄勸懲賞莫不有法
寧親歸沐與親戚還往莫不有時而皆曲盡人情
故士尤樂從焉由此書院日以寢盛事聞京師有
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先生沒門人私謚為正素先
生其子綸復以傳學顯歷事 太宗真宗兩朝官
至樞密直學士先生之規後傳于時及建太學詔
取以參定學制予幼時猶及見之書院即今之國
子監也

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為名若河西河南
劍南關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寢多所領不能盡
有一道則以其地為名若安西胡方隴石渭北之

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為名者若魏博淄清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曰其有功則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太原府曰河東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劍南西川潼川府曰劍南西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府獨曰舊曰為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凡建節者反以數州為重非親王尊屬與勳望重莫或得之故韓魏公曰司徒領淮南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為重也

唐之方鎮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穀予奪皆屬焉權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益無與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與宰相同而賜節鑄印之禮又為特異誠曰其任重故寵之本朝既削方鎮之權節度使不必赴鎮但為武官之秩間以寵文臣之勳舊內則為官觀使外則別領州府而已至宗室戚

里又止於奉朝請無復職掌而告廷賜節錫印之
禮猶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諸路經略安撫使
雖非唐方鎮之比然亦將之任也而命之與列郡
臣略等間命宣撫使蓋古之元帥也直以教授尤
為失之

國初節度使猶有赴治所者謂之歸鎮以為異禮仁
宗朝夏鄭公以平章事領三城節為西京留守以
洛陽地當孔道日有將迎之勞表請歸鎮略曰凡
叨建節之行頗以歸鎮為重蓋謂是也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
南都見蘇公罷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
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
之先是正獻公既罷政出知兗州未幾請老遂以
太子少師致仕復三遷為太師而薨享年八十其
後蘇公更踐中外其先後蚤晚多與杜公相目至
免相也亦出知揚州未幾請老復名為中太乙宮
使請不已乃以太子少師致仕遷太保而薨享年
八十有二壽官品又略同焉熙寧間蘇公以集賢

院學士守杭州昔梁况之充丞方以朝官通判明
州之官道出錢唐蘇公一見異之番連數日待遇
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商問勞且以一研遺
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
亦姑謝而畝之自爾南北不復相見亦忘前事矣
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
所用研誤墜地碎倉卒取它研以行既至則面授
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追歸玉堂
方杼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携研則頃年錢唐蘇
公所贈也曰恍然大驚是夕蘇公亦有充丞之命
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咲而已世謂貴人
多識貴人蓋以謂閱人多而識之然窮達壽夭則
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纖息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測也
劉器之待制對容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
客意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
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歌及者蓋百無一
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韓康公王荊公之拜相也王岐公為翰林學士被召

命詞既受旨神宗曰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叅知政事矣 國朝以來曰命相而遂用草制學士補其處如此者甚多近歲亦時有之世謂之潤筆執政本朝節度使雖不赴鎮然亦別降敕書宣諭本鎮軍民而為節度使者亦自給簡本鎮謂之布政簡親王亦翰苑為之近不復見矣

元豐官制雖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三省長官然未有為之者元祐初既召文潞公還朝呂其名位已崇難所以處之者時司馬溫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韓玉汝適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為右相謀之溫公公曰文甚歷事累朝年踰八十且其再為相時臣猶為小官今願居其上不可因請自為右相而請以潞公為左相宣仁復難之於是用呂許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軍國重事且詔一月兩赴徑筵六日一入朝曰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並令入預叅決其餘公事只要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其後呂申公為右相請退甚力宣仁欲堅留之願憐其老欲以為攝太保

同平章軍國事乎。札以問范忠宣，忠宣以為攝字
後來止施於祠祭，非所為官稱。若別更一字而使
每至都堂不限時出東府執政，有議事於便門過
就之，若議事遲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則事皆曲盡。
稱國家尊賢優老之意矣。宣仁復乎札謂以呂
某德望欲使兼一保傳官務，要外協人望實益勸
講，然其官去保傳甚遠，欲以為行太保事如何。忠
宣復對曰：謹按國朝曲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
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今公著官是
光祿大夫職，是右僕射。若以僕射加司空，則與王
旦相近於曲故不遠。若欲有益勸講，則平章事乃
是執政，自當十日一赴經筵，不必帶行太保事四
字矣。於是始定議云。

國朝宰相樞密使必以侍郎以上為之。若官舊尊則
守本官，官卑則躡遷。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太中
大夫。崇寧後必超進數官。政和以後至有徑遷特
進者。靖康初，吳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躡遷銀青
光祿大夫，引故事自言。於是改太中大夫就職。

慶曆間賈文元為昭文自陳恭公為集賢相會久旱引東漢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時吳正肅為叅知政事與文元不協數爭議上前及此中丞高若納以為大臣不肅故兩不特着而文元亦自請故與正肅偕罷而恭公進位昭文猶申前請乃降授給事中而補政如故二叅宋元憲自給事中降諫議丁文簡自工部侍郎降中書舍人數月而復云國朝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必以諫議大夫為之權御史中丞亦然熙寧中始有本官帶侍制權中丞者官制後初拜執政遷中大夫而中丞不復遷官矣祖宗時侍從官或被寄任往往優進職名不復計資望之淺深慶曆中歐陽文忠為知制誥纔數月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即拜龍圖閣直學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則隨亦改授它職紹聖間猶如此彭器資書自權吏部尚書授實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辭行乃改侍制知江州權尚書補外正合得侍制故也

按歐陽文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

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父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後容下直而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曰及張遂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譔希告詞甚急意璪之為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辭

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驥資政居政和間辭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澁尤

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匆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帝者之女謂之公主蓋因漢氏之舊歷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間始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宋子皆曰其姓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別於同姓諸疾魯姬衛

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若以姬
為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高五王傳諸姬生
趙幽王女顏師古注曰諸姬總言無妾之稱又非
所以稱帝女也命婦封號亦政和周所改始曰夫
人之而凡謂之人獨孺人者本稱婦人之名其它
則見於書傳者皆通謂男子至願人侯侯執轡如
組有力如需又非所以為婦人之號也小君之稱
稽據甚明設欲多其等級者莫若采魏晉間鄉君
亭君之目而增之則猶有據也公主之號建炎初
已復之予在司封欲援此為例并復命婦號而或
者以謂非事之急故

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二府乃七轉及
官制行太中大夫七轉至特進而不分庶官與二
府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尅祿金紫光祿大
夫並置左右分為二資於是復十一轉而至特進
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
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而庶官二府並
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勩故每優遷紹興

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嘗舉行也

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曠人易得醜雖

鄙亦甚

有理

祖宗時凡官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州府則稱判元符

末章僕射罷相以特進守越州止稱知蓋謫宣和

中余太宰深以少傅鄮度使守福州復稱知靖康

初白太宰

時中

守壽春府李太宰邦

守鄧州始

復故事稱判建炎中呂僕頤浩以使相守池守潭

守臨安皆稱知趙丞相昂官本特進再罷相初以

鄮度使守紹興後改本官守泉皆稱知近歲孟郡

王忠厚以使相守鎮江亦稱知後改婺州會高開

府世則亦守温州稱判而蓋亦改判婺州云

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以稱職聞者為

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既譽望高一特故事論咸

以為宜充此選而劉亦雅自負以為當得之然久

梏不得進逮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且十年矣

終不用久之復請外補於是翰林侍讀學士永

興軍頗快快不自得一日願官屬曰請軍聞殿前

指揮使郝質手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為疑者徐
咲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如此耳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惟見任宰相與官
為三公者則通計實封滿萬便封國公杜正獻公
既致仕曰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
祁國公蓋異禮也其後遺表有非也 而叅履賜
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
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
少年坐有胡笳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故事臣億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沒並加太字曰太夫
人太君政蘇問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
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沒並祭於
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
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紹命婦追封並除去太字
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
侍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
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

侯死子復為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
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
后既升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毳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
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紹六曹尚書翰林
學士並服遇僊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
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丞臣節度
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橫金迨拜
太尉則毳文佩魚蓋恩禮視執政故也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
以下阜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侍制皆許服紅鞞犀帶佩魚建炎間復
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止稱借紫借緋政和中王
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敕
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
其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終
無所據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三京赤縣皆借
緋知州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知
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自節鎮轉運
副使改授列郡亦紫謂之帶借中間嘗歷它官則不
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塗金寶瓶帶三日職事官
惟侍御史初除則例賜緋餘非特恩未有賜者

本朝封爵徒為虛名石累毀節實封者亦初無其實
故有司亦不甚以為輕重若非自請則文臣例封
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名號重複不

可稽考予以為雖異於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馭貴
之意則均也謂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
縣不再以則庶幾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監
官武臣官至橫行而勳加至上柱國乃加封邑其
後罷勳官而寄祿纔至奉直大夫橫行以上便加
封邑則宜其衆也

集賢院學士初無班品與諸直館頗同然自執政侍
從皆通為之如吳正肅公有自資政殿大學士改
授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劉原父自翰

林侍讀學士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尚書省御史臺
皆以職閒無事故也其後李周自權侍郎罷除集
賢院學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立班在太中大
夫之上奏薦班列並同待至詔聖元年又詔曾任
權侍郎以上者立班雜歷封贈在散中大夫之上
其餘息殿儀制並依中散大夫之人立班雜歷在
中散大夫之下蔭補依朝議大夫官高者從本條
二年罷館職易為集賢殿 謬政和中改集賢殿
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監察御史夜夢綠衣而持
雙王者隨其後未幾劉希范資政王繼有是除靖
康初為太常少卿復夢緋衣而持雙王者隨其後
未幾劉亦繼為奉常特劉以淵聖登極息初易章
服也

舊制宰相官僕射以上敕尾不書姓蓋用唐故事也
元豐官制僕射為宰相故不計寄祿官之高下皆
不書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與辟客蓋趙叅

政昌言之墳為王文正且王文正之墳為韓忠憲
廕呂惠穆之墳為韓文定忠參李侍郎虛已之墳
為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墳為富文忠弼揚尚書察
富文忠之墳為馮宣徽京陳康肅老容之墳為賈
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鄆辟龐莊敏
籍為通判龐莊敏守并辟司馬溫公為通判范文
正公為陝西招討使辟田樞密况孫威敏汚並為
判官歐陽文公為宰書記歐陽公辭不就復請張
文定公方平亦辭富文忠公守并請韓黃門維為
屬王文安公堯臣安撫陝西辟蔡樞密挺自隨如
此之類甚多不可悉毀皆拔於稠人之中而其故
居位風節往往相侶前代所不及也

童貫既敗籍其家貲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它物稱
是此與胡抃八百斛者亦何異邪

舊制進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諫秘書省校書郎故至
今新擢第人猶稱秘校祖宗朝進士上三名皆授
將作監丞通判故至今稱狀元為監丞

唐東都有尚書省留守兼判其餘百司略如京師居

其官者謂之分司大夫皆閑秩故當時有詩云猶
被妻孥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雖置御史臺國子監執政侍從庶官迭居
之職事甚簡御史臺則行香拜表日押班國子監
則出納錢糧而已故未置宮觀時士大夫多請以
為休息之地官制行後士大夫猶有自請分者近
歲惟責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蓋無供職之所故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虛官蓋用墨纒從戎之
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

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
授故官

國朝創立諸閣以歲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士直學
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名為
官稱惟天章難以為稱初置時嘗以王贊為直學
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惟龍圖有
直閣館職之次與師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
之然初班級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壓與諸修
撰通謂之貼職為之者衆矣

范文正公為陝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蓋無專任其責者又部署鈐轄等權任相亞莫相統一故每有事宜戰事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據精兵逗遛不進是以屢致挫敗於是首分鄜延路兵以為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伺其技精則補為教頭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則路分都監將所部先出多則鈐轄都監署領兩將或三將以出更迭入約束既定總領不貳勞逸又均人樂為用邊備寢修寇不敢犯矣其後諸路皆用此制熙寧將法蓋本范公之遺意也

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日堂帖國初猶曰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頗專故當時以謂堂帖勢力重於勅命尋有詔禁止其

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勅者曰劄子猶堂帖也至道中馮侍郎拯以左正言與太常博士彭惟節並通判廣東拯位本在惟節之上及覃恩遷員外郎時寇萊公為叅知政事知印以拯為虞部惟節為屯田其後廣州又奏仍使馮公繫銜惟節之上中書降劄子處分升惟節於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書劄子奏呈且論除授不當并許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無過非理遭降資免勘雖萬里之外爭冑不披許也且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曰何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猶京百司有符牒關刺與此相似別無公或文字可指揮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須降敕處其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行遣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書省已被留事許用劄自後相承不廢至今用之體既簡易降給不難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劄子蓋初畫旨而未給告先以劄子命之謂之

信劄既辭免而不允又降一劄或允或不度受
告而俾先次供職又降一劄既命其人又少俾其
官司知之則又降一劄謂之照劄皆宰執親押欲
朝廷之務簡難矣然予觀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辭
免上章止云准東上閣門告報則是猶未有信劄
也今諸路師司指揮所部亦用劄子其體與朝廷
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狀者亦曰劄子名同而實
異不知其義何也

國朝之制凡降敕處分事皆有詞其體與詔書相類
知制誥行皆用四六文字元豐官制行罷之

富韓公之薨也訃聞

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且曰

富某平生強項今死矣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之
人也鄉等誠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
維必維為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
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
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相屬慎
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氏果以墓誌
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

恩常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即以帥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國朝故事文臣必帶直學士職乃服金帶熙寧中薛師正樞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始特膺是賜未幾韓在敏丞相以龍圖閣待制為樞密都承留繼得之政和宣政之間至有以庶官被賜者紛紛甚多不可殫紀名器之濫於是為

極云

傳獻簡公在 英宗朝以諫官與呂獻可諸公論濮園稱弼事甚切章凡十餘上未止會出使契丹既還而諸公皆已坐異議謫去而公獨遷侍御史知雜事公固辭曰臣今不獨不能與建議者同列於朝至如苟隨妄計者臣且不忍張目眎之况與之同臺共職哉於是出知和州後數年丁憂服闋至京府時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謂公曰方今紛紛俟公來久矣方議以待制知諫院還公公謝曰新法

世不以為便誠如是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為直昭文館判流內銓未幾補外再閱歲凡六徙困於道塗知不為時所容遂自請提舉西京崇福宮未幾復坐事放官稍復監黎陽倉公日視事必案不以嘗清顯自待雖家人不見其憂愠色任滿管勾中岳廟築室濟源盤谷時竹木游詠其間一時名士為之賦詩者甚多許洛舊老與之往來悠然自適若將身終者再任管勾崇福宮元祐初還朝蓋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

書遷中書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胡恭公宿為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贈封還詞頭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至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

左右史雖日侍上側然未嘗接語欲有所論必奏請得旨乃可元豐中王右丞安禮權修起居注始

有詔許直前奏事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蓋自此始
蘇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事
神宗覽而悅之即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面擢為
條例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為故
事云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四十與士大
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
幅巾道裊日游禪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觀以自售
時人謂之禪鑽云

進士以累舉推恩特召廷試已而唱名次第賜進士
或同學究出身或試監主簿諸州文學長史四門
助教攝諸州助教謂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
歲進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後亦有補三班
借職者逐時不同然試而不中選罷歸職也願憐
其老而無成而遂捐一官乞之此蓋國朝忠厚之
政也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
與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搢紳間頗以為榮
事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放進士時榜中立龍圖

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適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
階稱謝時適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
所無也

却掃編卷上

却掃編卷中

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
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熙寧初
議貢舉北郊猶如此後厭其多異同不復講及司
馬溫公為相欲增損貢舉之法復將使百官議曰
自建經明行條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議之草具
將上先與范丞相謀范公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
而元宰先之佞非明夷茲衆之義若已陳此書而
衆人不隨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無人皆隨

則相居自謂莫己若矣然後諂子得志於其間而
無人默而退媮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己若矣
前車可見也不若清心以同衆論可者從不可者
更同衆賢議之如諂者更能增飾利害迎于公之
前矣溫公不聽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載此書甚詳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繇必傳宣撫問宣和
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
絕一歲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曰天闕夢回
必有感思之淚日邊人至常聞念舊之言後曰生

日府掾張矩臣獻詩曰幾回天闕夢十走日邊人
蓋用表語也矩臣迨傳家好學喜為詩先公為相
時欲稍薦用之已卒矣

舊制凡掌外制必誠而後命非有盛名如揚文公歐
陽文忠蘇端明未嘗輒免故世尤以不誠為重然
故事苟嘗兼攝雖僅單一制亦復免誠渡江後從
班多不循官故外制多兼攝者及後為真皆循例
得免近歲有偶未兼攝而徑除者又特降旨免誠焉

國朝宰相執政既罷政事雖居藩府恩典皆殺政和

中始置宣和殿大學士以蔡攸為之俸賜禮秩悉視見任二府其後踵之者其弟脩其子行而孟昌齡王革高伸亦繼為之然皆領宮觀使或開封府殿中省職事未嘗居外及革出鎮大名仍舊職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師其後蔡靖以資政殿學士知燕山府久之亦進是職再任是數加之雖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舉進士待詔京師一夕夢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復見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惡之既被黜還家見有羊毛積後垣下問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曰大驚而不敢言所夢未幾其父卒後數年乃登第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仕宦連蹇不進先公領裕民局辟為檢討官未幾局罷後以宿州通判終

宗室士疎字明發少好學喜為文多技藝嘗鞞鞞追之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為高軒過圖極蕭灑一時名事皆為賦之又嘗學書於米元章予嘗見所

藏元旦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進堅鍾離景伯可
以為戒而魯直集中有荅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
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之論也乃知二公論書
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真字儒臣文簡公之子也少喜學書自謂獨得
古人用筆之妙嘗評近代能書者曰蘇才翁書筆
勢遲怯吳越人無職頗學之自余為辨之後此間
人亦知非也蔡君謨但能模學前人點畫及能草
字而已周子發書妙出前輩至於草書殊未得自
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張旭與予而已錢唐關氏
蓄其書數卷信為高古今世不復見矣

張友正字義祖退傅鄧公之子自少學書常居一小
閣上杜門不治它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自名
神宗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予頃在館中與其
族孫巨山同舍嘗出所藏義祖家書數卷每幅不
過數十字便了詞語皆如晉宋間人蓋閱古書之
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歧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嘗

於其孫昂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意在筆先筆絕意在為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紙尾書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正此類邪

蘇丞相子容字南都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時

年尚少蘇公大器愛之元祐中劉公為右僕射廉中書侍郎蘇公為尚書左丞同秉政嘗曰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左丞子容公詩曰膺門蚤歲預登龍儉幙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席避胡公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沈迷坐東省齋居清絕望南宮蘇公和曰五年班綴夔望龍曾託幘幪庇雨風末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曾識黑頭公升沈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謗扣蕪音答高唱終慚下

管應清宮蘇門下子由時為右丞亦和曰雷雨年
年起訃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晚
歲吁俞本自公松竹經寒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
新詩和徧東西府律呂更成十二宮時朝廷和此
詩者甚無注注見於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國史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為一
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彭城
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機撰

太祖皇帝總叙一篇以進請繫之 太祖本紀篇

末以為國史書首其說以為 太祖大度豁如知

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漢祖所不及者其事有
十曰具論之累二千餘言 神宗覽之不悅曰為
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王
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復幾
何於是書竟不果成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臣
一官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它無
所預 徽宗朝易名庶訪使者仍俾與監司序官

凡耳目所及皆以聞於是與帥臣抗禮而脅制州縣無所不至於時頗患若之宣和先公守比門有王褒者宦官也未為廉訪使者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曰言比具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耻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廩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傳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

唐書李廩傳為淮南

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廩以劉嚴自治相禮憚稍後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廩不喜由官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不月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

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率務新寄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有稱老杜禹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無橘柚古屋畫龍蛇謂以厥包橘柚錫貢及驅龍蛇而放之道也此皆著禹之功也得謂之工乎

崇寧初蔡太師持詔述之說為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為謗訕而投竄之

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世世錮其子孫其後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為說棄左丞為祠部郎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名氏刻之於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得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弛而碑竟焉胡尚書直孺聞之嘆曰此人宜在君側

祖宗時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者謂鏤其廳事而出而後世曰以有官人登第謂之鎖中甚

無義理

漢書食貨志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顧募民日給費曰官器作鬻鹽官與平盆注蘇林曰平價直也今世言顧手平如淳曰盆鬻鹽盆也鬻古煮字今煎鹽之器謂之盤以鐵為之廣袤數大意盆之遺制也今鹽場所用皆言豐間所為製作甚精非官不能辨然亦有編竹為之而涇其中者烈大然其下而不然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韓忠獻公罷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引公故事以為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授兩鎮臣若踰越常制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從固辭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亦不敢拜

陳正字無己世家彭城後生從其游者常十數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間則與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歸徑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曰揭之壁間坐卧哦咏有竄

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棄去之故平生所為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百篇今世所傳率多雜為惟魏衍所編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從無己游最久善高弟也以學行見重於鄉里自以不能為王氏學曰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為戚唯以經籍自娛為文章操筆立成名所居之室曰曲肱軒自號曲肱居士政和間先公守徐招寘書館俾余兄弟從其學時年五十餘矣見異書猶手自抄寫故其家雖貧而

藏書亦數千卷建炎初死於亂平生所為文今世無復存者良可嘆也

魏昌世言無已平生惡人節書以為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為可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日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作詩之外無所知也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曾尚書懋喜理性之學中牟提舉淮西學事將五祖山憑闌恍若有所得者曰為偈曰四大本空五陰皆蘊靈臺一點常見圓明

舊制輔臣典藩鹽司容位下馬就廳上馬先公頃在北都時諸使者守此制甚謹每相訪將起必牽馬就廳索轡再三乃敢登轎

韓獻庸公再相其弟黃門公在翰苑當制其後曾丞相子宣拜相其弟子開為翰林學士當制初除吏

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詞子固為之近歲中書舍
人當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嬖倖以次官行

新唐書初成時韓忠獻公當國以其出於兩人文體
不一恐惑後世遂建請詔歐陽文忠公別加刪潤
以一之公固辭獨請各出名從之王鏗云

劉義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
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譌誤為糾繆以
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
謂予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

盍為之手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經羅數十百
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耶余所且
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呂餘慶薛居正並本官叅知
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欲命居正等為之副而
難其名稱詔問翰林丞旨陶穀下丞相一等者有
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政事叅知機務故以命之仍
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
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磚位於宰相後敕尾銜絳

宰相數字司宰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居正等名
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為
右僕射叅知政事杜淹為御史大夫叅議朝政魏
徵為秘書監叅議朝政蕭瑀為特進叅議事劉洎
為門下侍郎叅知政事劉幽求為中書舍人叅知
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部待舉等
叅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
可與卿等同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
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叅知政事矣今穀不
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為對翻以叅知
政事為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余以謂
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級著為定
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葉以後雖左右僕射不
兼平章事皆不為宰相則平章之重也久以故本
朝曰之既政事自中書門下出則平章事固中書
門下之長官也御史臺自為風憲之地今一旦以
御史大夫廁於中書門下之列獨不為紊亂乎如
少則漢制者則丞相以舉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論

亦未為允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
宣和間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
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詰銜在官下其後遂為
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慮
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且
俾擇其尤者公既擇之回書其後曰廢日力於斯
良可歎也然欲知唐人之詩者祇此足矣其後此

書盛行於世唐百家詩選是也

陳叅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鷗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
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
雖不可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嘗語人
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慎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
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
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俠邪縱飲范公
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曰明燭觀書以俟

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不視以觀所
為勝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
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為邦所
重惟皇甚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勲
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
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為相者又二
十八人通前凡八十八人焉

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
從班特相交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
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嘉祐四友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特程正叔居里中
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為人久矣而未識其面
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
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
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
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正肅矣其立朝雖多
可議其才亦何可掄也

太僕寺總諸馬鹽斤賣糞土歲入緡錢甚多常別籍之以待朝廷不時之須紹聖間宗室令錄為太僕卿性勤吏事檢覈出納未嘗少怠吏不能欺居數年積錢倍於常時至殿十萬緡一日與其貳以職事同對 哲宗問聞馬鹽積錢甚多其殿幾何令鑠唯唯再問則對曰容契勅別具奏聞既追其貳恠之問曰公平時鈎校簿書如此其勤今日上問柰何不以實對令鑠歎曰天子方富於春秋以區區馬鹽而積錢如此其多謂天下之富稱是吾故

不對懼啓上之侈心也貳謝非所及此事先公之言

政和中杜相克以列卿使遼時新更充右僕射為太宰少宰既至虜館伴者問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據乎杜曰曾讀周禮否虜不悅曰周禮豈不嘗讀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則天官之長也小宰中大夫一人其屬耳安得相抗而為二宰哉杜無以應及還以失言被黜

近歲使相節度使唯加檢校封邑則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詞領宮觀又止降敕

唐中葉以後宰相兼判度支最為重任 國朝開寶
五年嘗命叅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江
南諸路水陸轉運使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湖廣
南諸路水陸轉運使明年薛拜相仍領轉運使事
又命平章事沈義倫兼提點劔南轉運使蓋襲唐
之遺制也 仁宗朝司馬溫公為諫官以天下財
用不足建請置總計使用輔臣領之以惣天下之
財紹興初孟觀文庾以叅知政事兼總制戶部財
用然不入銜

宣龢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
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鄭居中蔡攸少師一人梁
師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鄧洵武揚戩

景德四年詔皇姪武信軍節度使惟吉立班在鎮安
軍節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帶平章事而
保吉先拜 真宗令史館檢討故事准唐武德中
詔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從之今職制令叙位以
國姓為上雖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頃見史院 神宗國史彙富韓公傳稱少時范仲

淹一見以王佐期之蔡太師大書其笏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摠不都盧尚書應聲曰若耍少年并美貌還須下部小尚書聞者以為快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汴康書儀四時之高以分至日不設椅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熬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

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為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若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為雖出於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忌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為可行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褰帶而已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

高居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衣無也
范忠宣公守許昌鄒侍郎志完為教授嘗國宴集吏
請樂語公命鄒為之鄒辭以為循官師偽而為樂
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
鄒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世所傳疏其辭詆
訐蓋當時小人偽為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回
賜對首辯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
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綱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陽迓者至
問帑廩所積幾何吏對尚可支半年夔驚曰吾聞
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今止半年何可為哉
即日 上章請宮祠

趙峻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
未多見峻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
携餅十數以行既至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
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峻辭曰所為來者欲見易
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回館之一
室中峻闔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

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先生應舉時與之同場屋
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門久方應窺其何為則
抄書如平時其勵志如此後殿年始登科然迄以
剛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薦為敕令所刪定官方
改京秩晚節益不喜事築室都城北杜門不交人
事有園殿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為獨
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縣劉待制冕之戲曰豈
謂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縱人競為
遷徙計畷獨番鄉里自如及劉豫僭號起為郎官
聞命不食毀日而平時七十餘矣

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
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
悉移在下唯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吳少宰敏政和間為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為給
事中罷宣和末年復召為給事中內禪之夕驟拜
門下侍郎未幾遷知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年
二十八數月之間周歷三省樞密頃所未有也
范僕射宗尹為叅知政事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三十

二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
論者謂其高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略備豈物理
亦有乘除也歟

劉貢父舊與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從班貢甫以館
職居京師每相過必終日其後荆公為叅知政事
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
藁草一副在研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
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寘故處獨念吾以庶
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日復趨出待於廡下

荆公飯畢而去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
為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
所論大槩如何則以所見藁草為己意以對荆公
不悟其嘗見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藁草
裂之蓋荆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外之意苟有能
同之者則以為流俗之見也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
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
有藁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倘佯亭中鄉

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闈人闈人使待於亭芻如其
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
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少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
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卧數
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迄不
得交一談者

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畱司御
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
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恐嘗遇異人授一日
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
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辰起空心服三四錢
名降氣湯以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
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効之
者或返致虛弱蓋香附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
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其別有它術特託此藥
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
強無疾問何所服食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

樂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唐史載姚崇為相與張說不協它日朝崇曳踵為有
疾狀帝名問之曰得留語又蔣伸為翰林學士宣
宗雅愛信一日曰語合旨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
獨對卿矣伸不喻未幾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
之則唐宰相不得獨對矣本朝宰相日同進呈公
事遇欲有所密啓必先語閣門使奏知進呈罷乃
獨留謂之曰身此與唐制頗異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仕鄉里燕居之室必置三器凡

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

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

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

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

矣

仁宗一日語輔臣曰聞富弼在青州以賑濟流民為

名聚衆十餘萬人且為變如何衆未及對時王文

安公堯臣為叅知政事越次進曰陛下何以知之

仁宗曰姑言何以處無問所從得也公固請不已

仁宗曰有內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義

聞天下豈應有此但內臣敢誣大臣而罔主聽如是不治則亂之道也 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號起於唐德宗時未此之亂旣平凡從行者悉賜號奏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號相踵為故事 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焉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階勳勲高者亦或賜中書樞密賜惟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每以二字協義意或造或因取為美稱宰臣初加即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焉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亦有不改者其諸班直禁軍將校賜拱衛供奉之號遇加恩但改其名不過兩字元豐中 神宗旣累却群臣尊號之請大臣將順回請并罷功臣之名詔從之近歲始復以賜大將然皆創為之名非復舊制矣

元豐官制既罷館職獨置秘書監少監丞郎著作郎
佐郎校書郎正字謂之秘書省職事官然不兼領
它局專以校讎著撰為職元祐間復置館職又詔輔
臣悉舉所知策試於學士院已乃隨官秩資序或
授以秘閣集賢校理或領內外職任不必專在館
中校書郎正字凡試中者滿二年乃授校理紹聖
初復罷之建炎間張叅政守建請復名試館職然
既試止除秘書省職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職迄不
復置蓋考之不詳也

元祐執政大臣欲參用 祖宗官制既復館職又俾
侍從官咸帶職為之任尚書二年乃除直學士御
史中丞至諫議大夫滿一年除待制而以職為行
守試時議者多以為無益事實而徒為紊亂然余
觀元豐官制既職事官各有雜壓則既上者不可
以復下故自六尚書翰林學士而除中丞六曹侍
郎而除給舍諫議非不美而不免為左遷若使帶
職而為之則無此嫌矣如蘇黃門自翰苑除中丞
帶龍圖閣學士鄭閣中穆嘗為給事中後復以寶

文閣待制為國子祭酒及前執政入為尚書皆帶
殿學士之類既近於為官擇人之義且於人品秩
無傷此則帶職為便其餘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務各隨其類有所隸給事中本通進銀臺司
之任則進奉院隸為諫官以言為職所以通天下
之壅塞則登聞鼓院檢院隸為秘書省著作局掌
書日曆則太史局隸為太常禮樂之司則教坊隸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

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枚數之以次進取
所持案牘編閱之既閱即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
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
此以誡且困公公悉峻治之無所貸自是吏莫敢
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
繁者亦多吏所為 本朝治天府以孝肅為最者
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復制科獨謝惇中格特賜進士出身補大
郡職官惇具狀辭免云所有告敕未敢祗受而以
紙為紙以受為受士大夫間傳以為咲諫官劉器

之疏論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受賢良乎宗字公定希深之孫亦有文采祇授蓋筆誤也

熙寧間蘇丞相奉使契丹道過北京時文潞公為留守燕會款洽文公曰問魏收有通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通峭何謂蘇公曰聞之宋元憲公云事見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蘇公以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乃用是語為一詩紀席上之事獻文公曰高燕初陪聽拊鞞清譚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三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請謚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叅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准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然故事集議日請謚之

家例設酒饌厥費不貲或者憚此曰不復請景祐
中宋宣獻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勸沮而
饗其私饋頗非政體請自今官給酒食從之然亦
有其家不自請而人為之請而得謚者若楊侍讀
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孫宋宣獻公為請而謚文莊
宋尚書祈既薨張安道為請而謚景文張公既薨
遺命毋得請而蘇黃門子由援此二例為言遂謚
文定兵興以來請謚之禮樂廢張慤中書卒汪翰
林藻為之請遂謚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復集
官叅議也

國朝以來凡謚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貶其惡者惟
錢文僖惟演初請謚博士張環議以為惟演嘗坐
黨附外戚及妄議附廟為憲司所糾左降偏郡位
兼將相而貪慕推要回合敏而好學貪以敗官二
法謚曰文墨其子暖訴于朝禮官議以為惟演自
左降後能率職自新應追悔前過之法宜謚曰思
其後暖等復訴不已竟改文僖陳執中丞相初請
謚韓持國黃門時為博士合寵祿光木不勤成名

二法謚之曰榮靈張文定公疏論其非曰詔太常
再議無禮官議應不懈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榜南
仲請謚曰恭襄何剡密直請謚為厲屯田員外郎
黃師曰乞謚為榮尚書省衆議從恭詔從無議

凡侍從官以上乞致仕者雖優進資而不許帶職庶
寧中始許致仕者仍帶舊職於是王懿敏公素首
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歐陽文忠公又以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會韓魏公寄詩賀之公和
篇曰報國勤勞已後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
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禁切嘯
歌行作太平民欲知舊念君恩重二者難兼始兩
人蓋謂是也官制行職事官致仕仍許帶職事官
著為令

唐制禮部郎官掌百官牋表故謂之南宮舍人 國
朝常擇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便掌牋表有印
曰禮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館職為之其後
就轉知制誥又就遷學士仍領辭不受曰御史中
丞歲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學士舍人掌詔誥之臣

主為繕辭定草既輕重不倫亦事體未便今失之
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檢會舊例以禮部名表印擇
館職中有文者付之則名分不爽矣議者是之及
官制行遂復唐之舊云

李才元大臨仕

仁宗朝為館職家貧甚僮僕不具

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門
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它日以語
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父為賦詩美其事熙寧
中為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道

蘇子容俱得罪於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
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操井臼秣羸馬却整衣冠迎
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曾
不及侏儒牧民會月輸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
衣還鄉由上哀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為第五
公右原甫贈才元詩也

却掃編卷中

却掃編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磚甃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謫守番陽作堂於後圃名曰慶翔未幾易守丹陽有詩曰慶翔堂前花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着其雛悒祇託春風管句來予昔官江東嘗至其處龔詩壁間郡人猶有能道當

時事者云春風天慶觀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風軒曰以自名公在郡時與之游詩蓋以寄道汪彥章言頃行淮西一驛舍中壁間有王荆公題字曰郵亭橋梁不修非正之善飾尉傳以稱過使客又於義有不足如此足矣

歐陽文中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於瑯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為之記其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於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

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為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坡自書時為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龢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將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為守曰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

獨存立碑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
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有曰事所增條目甚繁
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曰得津為姦利民用重
困 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
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其言為然
時程文簡琳為三司使獨以為不可曰今隨類併
合誠為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考它日有興
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無莫能從

宗室令時少有俊名一時名士多與之游元祐間執
政薦之廉前欲用以為館職曰令時非特文學可
稱吏能亦自精敏其為人材實未易得 宣仁后
曰皇親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如何不
如更少待於是遂止建炎間予避地饒州之德興
縣令時時亦在焉自言如此

國朝制科初曰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
優長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
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

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
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
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
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
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執事不曾犯贓罪及
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
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庶到
下兩省看許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
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
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
工商雜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
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記者即
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
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
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
詳選辭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

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
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再相屬 宣仁上
仙以舊臣例請追上再三堅留之不可則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陳州陛辭上面諭曰有所欲言附遞
以聞至陳久之時元祐用事之臣投竈江湖皆已
踰歲即上章懇論請悉放還其詞略曰竊見呂大
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
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
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恐殞先朝露容死異
鄉不准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恭惟陛下聖心
仁厚天縱慈明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
惻常俾流離但恐一二執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
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為詳
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
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讎以疑似之言為謗訕
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
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尤哉章既上既東

裝計程既達且有命即大會僚佐中果被謫落職
知隨州拜命畢交州事通判主席復就坐終宴而
罷明日遂行

王侍郎渙之常言乘車常以鎮墜處之采舟常以覆
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東坡初欲為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
寢覺偉丈夫稱是冠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即
下筆首叙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頃刻而
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

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
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動然一趙濟
能搖之竊謂之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為然即更定
焉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
唱名自內出傳嘩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濟類數
立於道旁或嘆曰被為狀元而吾等始為卒窮達
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鎮才能如何爾聞者笑之
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焉

唐諸節鎮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軍長史司馬之類

是也名位率與主帥相亞往往代居其任董晉以故相在宣武陸長源以御史大夫為之司馬襄晉公以宰相領彰義節度馬總以刑部侍郎為之副使其後皆因補其處國朝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以右僕射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兼判邠州而奏請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為判官慶曆中西邊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為陝西經略招討使而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以雜學士為副使又別置判官皆唐之上佐類也其後逐路設經略安撫使亦置判官一員兵罷皆省熙寧中呂汲公建言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不才與焉則是以三軍之無一聽庸人所為也請諸路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文略職司以上人充叅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蓋自古設官必置貳立副者所

呂紆危難而適時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知此則
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
而獲濟魚得以博觀已試之効以備緩急之用不
報建炎三年詔兩浙西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各
置大使浙西治鎮江府江東治池州江西治洪州
又參置謀參議各一人自是之後請諸路往往有
之矣

西京一僧院

忘其名

後有竹林甚盛僧開軒對之極蕭

灑士大夫多游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大愛
之僧曰具牘乞命名公欬然許之攜榻以歸數月
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為爾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
少待後半年方送牘還題曰竹軒余觀士大夫立
所有亭堂名當理而無疵者極少潞公之語雖質
然不可破也

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
公讀之沈吟曰此何語邪時客有在旁者遽指摘
而詆訛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携之而起行且讀
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未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它時衣食不闕而已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不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伺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也

錢龍圖昂性剛介最惡人過稱官秩曰近歲士大夫例福簿或疑而問之荅曰自己已有官不自以為稱而妄取它人官而稱之豈非福簿邪

翟資政公笑喜嘲諷初為秘書郎同列多見侮諂時俞尚書桌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俞桌安在魯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問

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咲它日或諫止之翟
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慘故事耳豈得
己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
舍人時後省有庖者執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
無以充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數稱獎之故令如此
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已微能
數見稱賞而敢疏慢如此使衆人以騙灌夫之罪
歸汝父於女安乎左右皆匿咲而庖竟不解為何
等語也

先公舊有小史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頗能詩嘗有
寄遠詩曰別時指我堂前柳柳色青青坐子時今
日柳絲吹盡尚憑書去說相思又有客舍詩曰隻
影寄空館蕭然饒鶴姿秋風北窻來問我歸何時
其佳句可喜多此類先公屢欲官之未及而卒世
謂詩能窮人此尤其甚者也

歐陽文忠公為滑州通判有秘書丞孫琳者書簽判
官事自言頃被差與崇儀副使郭咨均肥鄉縣稅
嘗創為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商當易行未幾召

入為諫官會朝廷方議均稅曰薦容使試其法詔從其請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不言便遂罷後秉政適復有旨置均稅司命官分均陝西河北稅命下兩路騷然民爭斫伐桑棗逃匿又群訴於三司者至數千人公復上疏請罷之且言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也事亦尋寢

呂大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汪奏章言頃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進士登科後為法官至刑部侍郎嘗有表曰臣本實儒生初非法吏清朝致其素守白昔困於丹書難以文辭名名者無以過也

舊制召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神宗時吳申言試館職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請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由於是詔自今試館職論一首策一道建炎

再復試法唯策一道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
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 神宗讀至無官可
削撫已知危咲曰畏嚙捧邪

張嶽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為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
精回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謂
沒前程者也又子厚感遇二詩始終用太子事不
知其何謂

陝西薛公度言少時猶及見司馬溫公自洛中來夏
縣上冢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誨書以
為鄉里之訓公欣然為講孝經庶人章

元祐間蔡太師以待制守永興值上元陰雨連三日
不得出游十七日雨止欲再張燈兩夕而吏謂長
安長府常歲張燈所用膏油至多皆預為備今盡
臨時營之決不能辦蔡固欲之或曰惟備城庫貯
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動亟命取用之已而為轉運
使所劾時呂汲公為相見之曰帥臣妄用油數千
斤何足加罪乎寢其奏不下

柳永耆鄉以歌詞顯名于仁宗朝官為屯田員外
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拙工緻然多雜以鄙語
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
變至為歌詞體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
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侍郎宣和間
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苟
若無人老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
于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為不佳者盍自為一
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慎
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革為開封尹專常威猛凡盜一錢皆杖脊配
流一日杖於市稠人中有擲書一冊其翁者亟取
眎之則其卧中物也曰大驚捕逐竟不得宣和末
河北盜起以選出守大名慘酷彌甚得盜輒殺之
然盜益熾革自以殺人既無且懲開封之事常懼
人圖己所居輒以甲士環繞然每對客必焚香呂
本中舍人辟為帥屬私語曰此殆兵衛森畫戟燕
寢凝清香者也

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注注見於前輩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談論蕭散可喜臨終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無多葉左丞愛之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樞密使又次之乾興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樞密使兼侍中充景靈宮使而沂公充會靈觀使遂班利用之下中外深以為失天聖二年王冀公率沂公遷玉清昭應宮使張文節公知白以平章事兼會靈觀使及告謝皆集門廬候閣門定班次沂公當居首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閣門久不能決上意不欲特出指揮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內侍監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請班首姓名欲先啓奏沂公乃抗聲曰但言宰臣王曾以下告謝班次始定熙寧初陳秀公升之拜相時文潞公以司空節度使兼侍中為樞密使神宗以潞公三朝舊老欲優禮之故特詔班秀公上路公引曹利用事力辭且言

臣叅文臣粗知義理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會王
荆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豈容有他官霍光功
烈權勢雖盛然猶序宰相下上於是從潞公之請
宣和間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領樞密院
皆以真三公居位未幾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詔
二公班攸之下其後黼罷相復詔二相居攸上猶
用故事也

舊制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一人一任回並召試館職
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無仍並陞通判資序熙
寧初詔釐革並令審官院依例與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為華亭令民有為商者與一僕俱行
踰期不歸其家訪之則已為人所殺僕亦逃去其
家意僕之所為也捕得執之訴于官僕無以自明
舜明詰其所以而不能言則械繫之廡下一日晨
起聽訟而囚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未暇顧也訟
者去呼囚問曰向何為哭囚曰適見訟者乃殺吾
主者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其身猶衣卽之衣今失
此人我必濫死矣是以哭耳舜明聞之憫然欲物

色之未知其方是夕適與同官宴集飲罷宗室監
酒務者數人共登後圃高亭以憇有妓女不知人
在亭上而溲於亭下宗室戲以物擊之則有白衣
男子突起草間衆大驚亟命執之至則皇恐稱死
罪曰殺商人者我也旦訴事於邑而物心動曰悸
不能行而伏於此適見物墜於前疑為捕以今果
見獲我固當死旦送邑中具得所掠遂寘于法僕
於是得釋

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為許州觀察判官
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甚器愛之薦之于朝其辭
曰竊見某人讀書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筆之不
妄稱人如此

在外州府宮觀舊惟西京嵩福宮南京鴻慶宮舒州
靈仙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兗州仙源縣景靈宮
太極觀皆有提舉管勾官熙寧初始詔杭州洞霄
宮永康軍夫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
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
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太原興安王

廟皆置又增判三京副司御史臺國子監負蓋以
優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職者而王荆公亦欲以寔
異議之人也

舊制諸路鹽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
嫌名易為幹辦時軍興一切所置官司數倍平時
而皆有屬官所至縱橫有題於傳舍者曰比去將
軍少南來幹辦多

宰相使相妻封國夫人執政節度使光祿大夫妻封
郡夫人然不繫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為郡公
郡侯而妻為國夫人者有夫之爵方為縣伯子男
而妻為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禮則加封有夫為小
郡小國公而妻為大郡大國夫人皆者恐非也

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它官如開封府三司使
之類者不復歸院供事視草之職故銜內必帶知
制誥則掌詔命者也官制後雖不領它職然猶帶
知制誥如故遇闕則以侍郎給舍兼直學士院近
歲有以尚書兼樞翰林學士者而不帶知制誥議
者謂不若止稱直學士院

文臣換武諸司使以下則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則臨
時取旨比舊官多不遷故慶曆間范韓王龐四公
皆以雜學士止得觀察使熙寧初王懿敏素以端
明殿學士亦換觀察使建炎初孟郡王忠厚以徽
猷閣直學士換承宣使刑開府煥以待制換觀察
使非舊制也

宰執生日禮物舊多差親屬押賜例有書送物則赴
閣門繳書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許收乃下劄子
謝恩雖子姪亦然王荆公為相曰生日差其子零
曰上言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皆為作竊
恐君臣父子之間為理不宜如此請自今應差遣
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

宣蘇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為河北東等路宣
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間李丞相
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始以謂
既以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閔闕蓋都
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體與劄子大
同而小異

樞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遂房又別置承旨副承旨
舊得遞遷至承旨太平興國七年以翰林副使揚
守一為西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加都字及用士
人皆自此其後復止以吏為之熙寧三年乃復以
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李綬充副都承旨且詔見樞
密使副如閤門使禮蓋以歷年不用士人接遇及
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故也未幾又請鑄印詔止
許印在院文字不得別用以樞密承旨司印為文
五年曾樞密孝寬自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同慘起居注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樞密都
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後多由此徑遷同知或簽
書院事

劉資政珏靖康間為太常少卿日檢視禮器庫見有
故祭服甚多將建靖以為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
祭器弊則糴之祭服敝則蒸之禮也奈何以為戰
士衣乎劉嘿然無以應

邵博公澹言呂文靖公為相其夫人馬氏日時節朝
宮慈聖謂曰今歲難得糴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對

曰有之容妾還家進入既歸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廡下文靖歸問何所用夫人對以中宮之言父請命止進一合餘並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餉遺猶欲豐腆奈何新之文靖曰此雖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許之多可乎吾非新也漢書陳傳勝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與守丞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顏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坐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者亦於兵車之上為巢以坐敵也今流俗本譙字下有城字非也譙城已下矣劉貢父以謂譙陳之甸邑此適譙之門耳猶今京師有宋門鄭門之類也又田橫傳高祖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衆也劉貢父以謂者則也古人之語多如此謂橫來大則王小則侯耳方是時從起蜀漢功臣未盡封安得地封田橫之徒衆乎蓋劉貢父與原甫之子仲憑皆精於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其正前人之失皆此類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詔遣路樞密允迪使河東割地有
布衣王亢者與之有舊拉與偕行亢為人深日高
準多髯事毳裘羶笠獨騎而後時所在村民多自
相保聚見亢以為虜也執之亢自辨數莫聽則欲
縛送州縣亢不服翁一人曰爾不受縛吾且斷爾
之髻亢仰而言曰幸斷我左髻或問曰何也亢曰
右髻妨吾抓癢衆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釋

范龍圖純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嘗大閱百姓
入教場觀者皆禁俄而騎出兩翼圍之命觀者皆
列坐五人結一保己而有十許人無保呼使前問
故叩首曰夏國之人也復問曰爾國使爾來覘我
乎曰然因令坐帳前而後閱試技藝迨暮而畢復
呼問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曰歸語而主吾
在此有以相待欲寇者幸早來飲食而遣之世言
高文正公參子字各得其父一躰蓋長子忠宣得
其德量中子右丞純得其文學德孺得其將略
也邊人至今畏服焉

憲銜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甚略云至

德以後請道使府叅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
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為河東節度使政弛譟侍御
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
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
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
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
斬中丞然則當寶時諸道叅佐固已有御史之名
不得云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監
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戶籍收匿戶羨田佐用
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校帳符得偽勲亡
丁甚衆擢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瑋等
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為
憲銜之始蓋自後凡以他官被委欲重其事者咸
假以御史之名又曰以賞功自方鎮及賓佐幕職
下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
之濫莫甚於此

本朝初嘗因之故至今中丞猶有端公之稱蓋謂
是也元豐官制行悉罷然封拜蕃夷居長至今猶

然猶

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
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哭尤愛之暇日
多至廟中觀焉往往徘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
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哭父作鑪薰爇
覺皇

韓忠憲公平日常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
可過溢年若六十可以追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
則是忠孝兩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闋將造
朝自誓於墓前曰仕宦至六十決當乞歸田里灑
掃墳隴其於不墜先訓及熙寧中以觀文殿學士
守南陽年五十九矣遽欲謝事又以自來大臣引
年往往不即賜可徒奏牘累上旋復眎事故先手
疏具述遺誡及誓於墓之事於上且曰昔晉王羲
之為會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嘗自誓於父母墓前
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
殊然誓於先臣墓前無異矣東晉固不足以比隆
聖時所以保全臣下一節斯亦可尚臣區區之志
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妄

干追間也然章屢上終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祐初方致仕時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為難官制行後凡大禮猶準唐故事置五使大禮使則首相為之禮儀使則禮部尚書為之儀仗使則兵部尚書為之鹵簿使則御史中丞為之橋道頓遞使則京尹為之惟頓遞司例造酒分餉近臣京師稱頓遞司酒為寂美徽宗朝五使皆用執政次第為之大觀元年明堂大禮先公以尚書右丞為橋道頓遞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有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坐北北院尤優然其職猶多曰唐之舊賜羣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受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祀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武臣多以節度使或

兩使由後為之。又或兼樞密文臣則前二府及待
從之官高。久次有勲勞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則稱
判其重如此。元豐官制行罷宣徽使不置。時為之
者二人。張文定公與王君貺也。特命領使如舊。其
後君貺自請依執政置墳寺。詔特依後母為例。
陳無己嘗以熈寧元豐間事為編年書。既成藏之龐
莊敏家。無己之母龐氏也。紹聖中龐氏子有愆。或
為己累者竊其書焚之。世無別本。無己終身以為
恨焉。

彩選格起於唐李邵。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
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為之。至劉
貢父獨曰其法取西漢官秩。黜陟次第為之。又取
本傳所以黜陟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前類次其語
為一傳。博戲中最高雅。馴初貢父之為是書也。年
甫十四五。方從其兄原父為學。恠其數日程課。稽
稍視其所為。則得是書大喜。曰為序冠之。而以為
己作。貢父晚年復稍而自題。其後今其書盛行於
世。司馬溫公編修資治通鑑。辟劉貢父。范滂。純夫。劉道

原為屬兩漢事則屬之貢父唐事則屬之純夫五代事則屬之道原餘則公自為之且潤色其大綱書成道原復類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為通鑑前紀又將取國朝事為後紀前紀既成而病自度後紀之不復可成也更前紀為外紀

史記載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世傳秦山篆字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自而始皇刻辭皆謂己亡宋丞相呂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撫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

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其後

東平劉斯立嘗登泰山絕頂訪秦篆裴回碑下其石埋直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刑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曰其自然不加磨礪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隱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撫以紙墨漸若可辨蓋四面起以東北南為次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

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東北南為次西面六行
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
字復轉在西南稜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
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缺處字數適
同於是泰山之篆遂為全篇如親軻遠黎史作親
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
聖陞體作禮昆作後則又使家差誤皆當以碑為
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
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斯立名豈丞
相莘老之子善為文章晚胸所居室曰學易堂類
其文為二十弓彌學易集行於世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為開封
府界使者常行部宿陳畱佛詞夜且半聞垣外沟
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
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以所見聞請斥官
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 神宗仍命外祖總其
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坎皆溝洫什伍為
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輸

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為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能名官制行初為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平

賈魏公平生磨官多創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自都官員外郎首為之四年置天章閣詩講與趙希言王崇道首為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遷直侍講于邇英延義二閣在崇政殿庭廡下皇祐元年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公自使相首為之

崇政殿說書本以待庶官之資淺未應為侍講者故興寧初呂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祐中范純夫翰林司馬公休諫議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講宣和又置邇英殿說書命楊中立龍圖以著作郎為之近歲初召尹彥明議所除官將以為邇英殿說書而議或以為祖宗時無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

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佚浩博如太平廣記
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祕府之甚無以踰之聞之其
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
求別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
縣紙為冊以其紮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
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
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
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
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
寄故能致多如此宣龢中御前置局求書時彥朝
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卽然其副
本具在建炎初問渡江書盡畝睢陽第中存亡不
可知可惜也

官制行初李邦直為吏部尚書時寄祿官纔承議郎
神宗以其太卑詔特遷朝奉大夫其後無踵其
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為文常以為六經已後便有
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

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
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居也尤不喜
新唐書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死道却
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
八尺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矣

揚侍讀繪熙寧間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見故老有能
道當時事者云春秋勸農時必微服屏騎從至田
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獻漿水者欣然為舉之
以是多知民間疾苦之實亦以見前輩為政平易
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終身漢文帝始以
即位之十年為後元年景帝復以即位之七年為
中元年又六年為後元年至武帝初年乃號建元
元年其後屢易其號以至於今雖立號紀年始於
武帝然其源蓋自文帝之後元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雄壯宏深稱
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之後稍西為堂五楹尤大
其間洞然不為房室號善養堂蓋其平日宴息之

地也

國朝既以節度使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者次間亦得之蓋優禮也其不歷二府而為節度使者自國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陳康肅堯咨始自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特詔位丞郎上其後自安國軍田後拜武信軍節度使張宣徽堯佐自禮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軍節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言者文章論之遂罷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加宣徽使判河陽王

君貺自熈寧間以待從久次為宣徽使會官制作廢宣徽使不置時為之者獨有君貺與張文定二人特詔領使如故其後君貺判大名府當再任遂拜武安軍節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學士上清竇籙宮使拜淮康軍節度使靖康中張永鏞孝純自延康殿學士知太原府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建炎初杜傑射堯自端明殿學士東京田守拜宣武軍節度使大氐陳康肅以次遷張宣徽以臧里王君貺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俸

張永鏞以守禦之勞而杜傑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
國朝不歷真相而為相者凡七人錢文僖程文簡夏
文莊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鄧樞密洵
武真以少保領院而不兼節鉞前所未有也

門生迪功郎桂陽軍司法參軍徐杰校正

却掃編卷下



